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南史卷七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超叔道鸞 熊襄　吳邁遠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孫皓 來嶷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縚 緩

鍾嶸 兄岏 岏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所臨幸輙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

雖加奬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賔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来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為烏

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彊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

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数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

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大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

子遲

遲字希範八歳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

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

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髙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
羣盜為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
行皆果故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
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
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届曲
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
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
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

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黄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宗南瑯邪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

猶覺我為優也齊高帝嘗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名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

所復有邁逺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輙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逺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隂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

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彦節王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藴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謡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藴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彦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恱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

常於東府謂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膚澡刷

不謹澣沐失時四體氉氉加以臭穢故葦席蘧篨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録也又為禽獸决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

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輙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

有形似之自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於爽告躓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貸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

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

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髙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髙帝又使為尚書符荆州以此又望賞畀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

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薄領匠不須來則莫聽去緒数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逭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於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逭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録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

等皆有學行與廣竝名通之鯀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鯀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陽尹取鑠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誅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于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名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禄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

智深於瑢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案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十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為始安王遥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遥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輙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賔友俱集

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

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輀勿設靈坐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

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施行歷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闗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来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毁而焚之

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啟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邉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廵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觧鍾律博塞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辛年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

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算歷大

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尅捷可立桓

文之勲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為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兖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

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

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
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
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
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
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
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
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緇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録事

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
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
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
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
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

粗為繁密嵥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顔蕘曰鍾嵥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嵥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草而未能盡改前弊嵥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

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
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黄散猶躬胥
徒之役名實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
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
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
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禄力絶其妨正直乞虚號而已
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
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

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
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
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
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頊之卒官岏字長
丘仕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嘗

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過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

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勅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

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
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
之謂為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
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
即日召之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
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
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
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

條竟文雖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凡使撰
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
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二十卷廟記十
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
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
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
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

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
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
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
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
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
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

禮質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牓門受餉数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

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技晚還家所齋名必畫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来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

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
在巳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
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
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令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
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
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
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為
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候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嘗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剉之文集行于世

顔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荆州以為録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禅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

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隷飛白時呉人范懷約能隷書協學其書殆過直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録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輙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胷襟夷坦有士君

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邉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荆州以為記室時呉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

為郢州以為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
七年始引為東宫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
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章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
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
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
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
及儀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

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名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群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强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名

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
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
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顔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
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
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
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荆州承聖初除
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諡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顔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顔閔邪因召入面試

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
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横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
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
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内博
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
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
表敕之敬宣㫖慰喻會魏尅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
還朝授東宫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

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兼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名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

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衆囚之元於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名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王以為揚州別

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絶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

徐伯陽字隠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宫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

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奭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

為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修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還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

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為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

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叟獠往往聚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

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禀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或未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

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南史卷七十二

南史卷七十二考證

文學傳敘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憲監本訛獻今改正

丘靈鞠傳在沈淵坐見王儉詩○一本淵作深儉注云一作徐

卞彬傳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迮監本作迮今从閣本

子暹傳暹字希範○暹監本訛達今改正

崔慰祖傳悉火焚之○火監本訛人从南本改正

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南本脫事字今以監本為是

何思澄傳又作鼓吹曲○鼓吹監本誤取次今改从閣本

任孝恭傳初為奉朝請○奉監本訛舉今改正

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師監本訛諦今从閣本改正

顔協傳晉侍中含七世孫也○含監本訛舍今改从南本

杜之偉傳年十五遍覩文史及儀體故事○體一本作禮

岑之敬傳位中軍吳興王記室○吳興監本誤英與今改从閣本

史臣論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身監本誤少今从南本改正

南史卷七十二考證

南史卷七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董陽 賈恩

郭世通子原平 嚴世期 吳逵

潘綜陳遺 秦綿 張進之俞僉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嚴成　王道盖）　孫法宗　范叔孫（吳國夫）

卜天與（張弘之等　天與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妻許　錢延慶）　徐元妻許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顧昌衍　江柔之）

（江軻）吳慶之　蕭叡明（鮮于文宗）

（文宗姊　文英）蕭矯妻羊（羊緝之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

（蔣儁之妻黃　會稽陳氏三女）（吳翼之母丁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郡范法恂妻褚 吳興秉公濟妻姚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聞人夐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曾康祚 庾震 謝昌寓 朱文濟 匡昕

韓靈敏 劉渢 弟瀌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郜榮興

文獻叔 范道根 徐生之 譚弘寶 范安祖 何弘 李聖伯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璵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彌

沙彌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遺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眦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嗥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秉理闇至匪

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

僭號偽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輙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别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顯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絶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輙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

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内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

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幍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廵行天下散騎常侍表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

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宅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数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瑶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瑶之乃自往

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数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襃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

人引船遇有鬬者為吏所録鬬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
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
罪義無一言左右太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
謁官長自此乃始修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
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
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
減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
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

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

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祅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来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
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
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戸令史除遂昌長嵗滿還家太守
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
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
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
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録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

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過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

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甞避地墮水沉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刼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

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甞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

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呌而絶良久乃穌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㑹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

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過水妻息

避水移寄恭家時録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
罪恭協並欵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
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
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
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
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
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太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

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䘏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屍
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
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
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
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
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
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

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

人喪没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邺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

卒舊將羅訓徐宰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宰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没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

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

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
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
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
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
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
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
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

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

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顔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戸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歳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

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

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二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禄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

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蘓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凉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㑹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冡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㓜持操檢敦属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賔

學義堅明處之以獸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

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秦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耶利已卒懷順絶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

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
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
咸以為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闕其三世時又有
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
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
宜居禮閳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
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
有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名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名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畜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氷如筯額上叩頭血亦氷

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齓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羮緒妻到市買菰爲羮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羮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齓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恃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

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褘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褘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

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

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

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

雋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

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

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

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孫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

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徵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辨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税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

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逺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

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
人療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
誓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又吳興秉公濟妻姚氏生
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
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比隣家明帝詔為其二子
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
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
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

窴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

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

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

年饑僧遠省飡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

身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

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髙帝即位遣

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

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大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

隨復侵之係伯輙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呉興人聞人覔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丘冠先字道玄呉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

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寵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絶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数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

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觧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

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䜣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䜣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

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呂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呂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呂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胡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為婢輩所苦路氏生溓兄渢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適江祏弟禧與

祐凡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遥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遥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爲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遥光舉事旦方召渢渢以爲宜悉呼佐史渢之徒丹陽丞也遥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録事及名入遥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遥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遥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史渢入暢

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族矣及遙光敗渢靜坐園舍溓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茍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

年十六為新野大守甚有名績補逕光諮議叅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也遂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兖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

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廵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郘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

桲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顗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

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
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
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
守謝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
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
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

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数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嗇被至碎恐母之哀巳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数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

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録事參軍隆

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

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尤孝嗣故吏吴興沈昇之亦

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令一言而二功俱觧

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

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

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栢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擲薪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䑋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

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

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兖州中從事泌黄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氷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孫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𥘵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

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慇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慇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慇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慇占之道慇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慇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氷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内史
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
為製采衣輙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
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
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輙以身
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
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
絰不出廬户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

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欝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

郡丞蕭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臨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三考證

孫法宗傳一境賴之○監本缺賴字今增入

余齊人傳余齊人晉陵人也○晉陵下閣本尚有晉陵二字

何子平傳元嘉二十年元凶弒逆○二係三之訛

蕭矯妻羊傳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収養之○攘一本作穰

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歛葬

〇丁一本作山當以此為正

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〇蜮監本作蜮今改从閣本

鄉里多欲娶之〇娶監本訛要今改正

褚氏令僧簡往斂葬〇往監本誤㺃今改从閣本

南史卷七十三考證